学术专论

戊戌时期神尾光臣与张之洞、盛宣怀拟订练兵计划始末

张　希

[摘要] 1897年底，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神尾光臣借转任回国之机历访清廷大员，以军制改革之说打动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次年初再次往返鄂、沪，分别为张、盛二人拟订练兵计划。该计划着眼于中国全国军制变革，提供了供各省变通的三套方案，顺应了张之洞欲与日联交并制衡各国在华势力、盛宣怀欲编练全国军队而揽夺兵权的需求，也暴露了日本企图垄断中国军事事业、控制东亚格局的野心。虽然计划未及时落地，但为中日邦交的重启做出了有力铺垫。

[关键词] 神尾光臣　张之洞　盛宣怀　西法练兵　中日联交
[中图分类号] K25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6）－01－0128－014

1897年末至1898年初是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转折期。三国干涉还辽后，日、俄于朝鲜半岛争锋，而中国“联俄拒日”，日本倍感孤立。胶州湾事件后，日本参谋本部迅速派遣驻华公使馆武官神尾光臣、参谋本部第三部部员宇都宫太郎来华游说，继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廷大员开始主张“联日拒俄”，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及考察员，招聘日本顾问，向日借款，购买日本武器等，两国关系由对抗转向联交。因此，神尾、宇都宫来华，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关键节点。

既有研究对此过程有不少探讨。李廷江、陶德民利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清国兵制改革之件》、宇都宫同行者东京朝日新闻社记者西村天囚所著《江汉溯回录》等，介绍了神尾、宇都宫游说张之洞的大致情形。① 叶倩莹结合张之洞往来电函，推断神尾第二次来华的目的是拟订军制改革案。② 吉辰则通过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中神尾所拟练兵节略和闵斗基曾披露的盛宣怀戊戌七月所呈《练兵说帖》，断定神尾与张之洞、盛宣怀分别商议了练兵计划。③ 由此，神尾的活动情况进一步明晰。而随着近年来《宇都宫太郎关系资料》的公开，学界对宇都宫的访

[收稿日期] 2024-06-30
[作者简介] 张希（1989—　），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275，cissyzhangxi@126.com

① 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陶德民：《戊戌变法前夜日本参谋本部的张之洞工作》，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03-420页。

② 叶倩莹：《日本顾问与晚清新政》，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4-36页。

③ 吉辰：《张之洞与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1895—1907）》，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26-155页。

华经过亦有了充分研究。① 不过，限于史料关系，首位游说者神尾光臣两次来华的过程仅止于推测，既无法了解他以何种手段说动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亦无从考证其为张、盛拟订练兵计划的经过，更难以厘清其计划的具体内容和后续影响，使得甲午战后中日联交开端这一问题尚存诸多不明。

笔者有幸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小山史料》② 中发现了名为《因起草清国军制改革案渡航复命书》《军制改革私议》等报告及诸多附表，其中记录了神尾对华游说的详细过程，可断定为神尾所作，这对解决前述问题至为关键。本文将以此史料为中心，梳理神尾所做工作，补正既有研究之疏漏，并结合学界已披露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进一步论述神尾练兵计划对中国各方的影响，重审甲午战后中日联交开端的历史情形。

一、神尾两次游说的经过

叶倩莹曾推断神尾第二次来华以 1898 年 2 月 11 日为界，呈现前期与张之洞讨论、后期与盛宣怀筹商练兵章程的阶段性特征。③ 其说与小山史料记录有所出入，且神尾两次游说的诸多细节也不被学界所知，故本节梳理神尾的活动经过及效果。

（一）借游历而游说，引起中方兴趣

甲午战后，俄国成为日本的假想敌，日本一面扩充军备准备对俄作战，一面企图以福建为据点向中国南方扩张。参谋本部第三部长福岛安正认为，若日俄开战，中国向背关系重大，故须缓和对华关系，鼓励中国派遣青年赴日游学以及聘用日本将校虽为良策，但两国因战争而感情尚不融洽，可先派遣少数将校赴华面见各督抚要员，详说唇齿辅车之关系，争取清廷有力者赴日。此计划得到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及陆军大臣高岛鞆之助的支持。④1897 年 7 月至 9 月，福岛访华，会见了李鸿章、盛宣怀等。⑤ 不久，胶州湾事件发生，福岛又抓住机会实施其酝酿的联交计划。最先走上前线的，即是在华武官神尾光臣。

神尾光臣（1855—1927）自 1882 年起从事对华情报工作，1892 年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并于 1897 年随福岛赴湖北。⑥ 二人应是在此行中形成了游说工作的初步构想。之后，神尾便力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派遣王得胜一行赴日参观陆军演习。不过，神尾认为其本计划推动中国军制改革及两国将校往来，故还应继续游说。⑦ 同年 10 月，神尾晋升大佐，转任近卫步兵第三联队长，遂计划游历中国，访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后再回国，以便借机劝说。⑧ 恰德国于 11 月 14 日强占胶州湾，这为神尾借游历而游说提供了绝佳说辞。

出发前，神尾先辞别了李鸿章。李鸿章表示，他与大久保利通曾言中日两国经历战争方能真正亲睦，今则时机来临。11 月 23 日，神尾向王文韶提议继续派人参观演习并选送学生赴日，

---

① 吉辰：《胶州湾事件后中日关系的转变：兼论日本对华外交的多元性》，《“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54 期，2020 年 11 月；薛轶群：《1898 年前后日本参谋本部游说张之洞工作再探》，《军事历史》2023 年第 6 期。

② 《小山史料》为小山秋作关系文书。小山秋作（1862—1927），长期在华活动的日本军人，曾经营日清贸易研究所、日清商品陈列所，并协力创设振武学校。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原书房，1968 年，第 592–596 页。

③ 叶倩莹：《日本顾问与晚清新政》，第 35 页。

④ 福岛安正：《日清战后から日露战后における日清关系について》，日本宪政资料室藏，档案号：福岛安正关系文书 –52。

⑤ 《福岛大佐と其实见谈》，《东京朝日新闻》朝刊，1897 年 9 月 26 日，第 2 页。

⑥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 257–258 页；《福岛大佐消息》，《东京朝日新闻》朝刊，1897 年 8 月 30 日，第 1 页。

⑦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38 页，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本文所引档案，除另有注明外，均藏该馆），档案号：支那 – 参考资料 –158。（下同，不另注）

⑧ 薛轶群：《1898 年前后日本参谋本部游说张之洞工作再探》，《军事历史》2023 年第 6 期。

王文韶则回应“必将设法遵从贵说”。之后，神尾参观了袁世凯、聂士成编练的新军。①

12 月 9 日，神尾抵沪。此时，曾全程陪同王得胜一行的参谋本部第三部员梶川重太郎已自日本回到中国，② 同部之宇都宫太郎亦由西村天囚陪同自东京出发，③ 这些均系福岛安排。神尾与梶川会合后即刻拜访上海道台蔡钧，表达欲面见张之洞、刘坤一的意愿，并于翌日前往汉口。而张之洞正勘察堤工，且担心其为谋长江而来，借机回避，安排江汉关道瞿廷韶、洋务委员钱恂接待。④14 日初次见面，神尾先谈欧洲对东亚之威胁，表示两国交战是由于未能疏通意见，日本欲接收台湾和辽东实为从东亚和平出发。同时，他强调日本愿助力中国发展，并指出中国军事改革不可缓。瞿、钱则称张之洞屡欲输入西洋文物却未得其效，必喜闻其说，当即请其多留几日。神尾因还将面见刘坤一而不能滞留，而其提出的军事改革引起了湖北官员的兴趣。次日上午，瞿、钱偕湖北武备学堂提调姚锡光问询神尾军制改革意见。神尾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各省新设一师团，废除练勇并将其经费用于新军。对于瞿等欲聘用日本将校之议，神尾不仅表示可行，还强调应使之担任一军一团之训练方能获益。⑤

15 日下午，神尾拜访盛宣怀。盛早已得知神尾来鄂，十分关注其动向且心怀戒备。⑥ 然而，其与神尾见面后态度大转，这是由于神尾迎合了其欲编练新军的想法。⑦ 交谈时，神尾说曾读盛宣怀军制改革奏议，即《条陈自强大计折》。盛称虽被朝廷否决，但计划再上奏。于是，神尾顺势论说军制改革与中国命运之关系。次日，盛主动找神尾，称张之洞与其意见相同，若朝廷采纳，将先在湘、鄂实行，请神尾起草军制改革案。神尾欣然答应，表示将立即停止游历回国履新，并请求政府许可，约定次年 1 月下旬在沪会商。⑧ 不过，盛宣怀在报告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及总署时并未提及此事，只是含糊其词地说神尾此行“意甚深远”，派学生习兵事“似可应允”。⑨ 日本代理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报告中亦称盛为“密托”，⑩ 可见盛欲秘密促成此事。20 日，神尾在南京拜见刘坤一，所说与在湖北相同，刘表示将派人参观次年大演习。而后，神尾自上海出发，30 日抵东京，结束了其首次游说之行。⑪

此行中，神尾先后会见了李鸿章、王文韶、蔡钧、瞿廷韶、钱恂、姚锡光、盛宣怀、刘坤一等，其中瞿、钱、姚三人为张之洞代表，游说效果则因人而异。北洋已派人观操，建立了中日交流的新渠道，川上操六还传达了日本愿合作练兵并互派学生的意愿。⑫ 南洋刘坤一更倾向于

---

①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38−2039 页。

② 梶川于 1897 年 11 月 28 日自长崎往上海，多次与大陆浪人宗方小太郎见面，之后一边在江浙交界游历，一边等待神尾。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上卷，甘慧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405−406 页；薛轶群：《1898 年前后日本参谋本部游说张之洞工作再探》,《军事历史》2023 年第 6 期。

③ 西村时彦：《江汉溯回录》，西村时彦著、怀德堂纪念会编：《硕园先生遗集》第 3，怀德堂纪念会，1936 年，第 54 页。

④ 吉辰：《胶州湾事件后中日关系的转变：兼论日本对华外交的多元性》,《“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54 期，2020 年 11 月。

⑤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40−2043 页。

⑥ 吴伦霓霞、王尔敏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3 年，第 311−312 页。

⑦ 盛宣怀自甲午战争爆发时便提议西法练兵，战后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主张练兵、理财、育才。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59−460、463−468、478−480、537−541 页。

⑧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43−2045 页。

⑨ 吴伦霓霞、王尔敏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 312−315 页；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怀未刊信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59 页。

⑩ 上海在勤小田切总领事ヨリ小村外务次官宛《胶州湾占领事件发生后清官ニ对シ取リタル行动具报の件》，十二月三十一日，外务省编纂、外务省藏版：《日本外交文书》第 30 卷，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4 年，第 556−560 页。

⑪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45−2046 页。

⑫ 陶祺谌：《清末中日交流的新渠道——以 1898 年前后清政府两次参观日本陆军演习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 期；薛轶群：《1898 年前后日本参谋本部游说张之洞工作再探》,《军事历史》2023 年第 6 期。

联英，且在军机处要求不能仅联一二国后更加谨慎。[①] 湖北方面，张之洞欲借联日而联英，对其提出的留学及军制改革兴趣极大，回到武昌后连发数电邀神尾再来鄂。[②] 而最大的收获则在盛宣怀处，其密托神尾起草军制改革案，是中日联交的实质性突破。由此，推进与张、盛的合作，成为神尾次年来华的主要任务。

（二）为张之洞、盛宣怀分别起草练兵方案

1898 年 1 月 4 日，川上操六会见神尾和梶川，表示赞成其行动。不久，神尾因父丧回乡。[③] 此间，宇都宫在湖北的游说进展顺利，湖北考察团赴日已提上日程，派遣湘、鄂学生及雇聘日本武官等亦有端倪。不过，因松方、伊藤内阁更迭，日本政府尚未确定对清政策，福岛对宇都宫的联英之说非常介意，令其勿在外交重大问题上深入并待神尾赴华。[④]24 日，神尾、梶川由横滨往上海，另有陆军三等监督汤本善太郎、炮兵大尉飞松宽吾、陆军二等军吏河合光雄为避人耳目，次日出发。[⑤] 三人任务应是协助神尾起草军制改革案。

28 日，神尾抵沪，访盛宣怀。谈及张之洞会见之事，盛却说张之真意为分年偿还对日赔款而非军制改革，令神尾大惊。神尾无权交涉偿款之事，只能托盛宣怀询问张之洞是否还需其赴汉口。辞别后，神尾开始怀疑盛之说是否属实。盛宣怀曾言张之洞与其意见相同，使神尾以为张、盛一体，现却一改前说。神尾以为，或许盛不愿其见到张之洞，但盛并无兵权，而张可在其省内实施改革，故要达成目的，应选择张一方。于是，他决心不论张之洞如何回电，均以宇都宫有要事相商为由赴鄂。次日，盛宣怀来访，恰宇都宫发来电报询问是否抵达。神尾伪译为“出于与张总督谈话之关系，需贵官来汉”，告知盛其将立即赴汉口。[⑥]

2 月 2 日，神尾抵汉口。钱恂即来告知神尾，张之洞同意改革军制，且愿派人赴日考察并派留学生。[⑦] 此时，张之洞已回复盛宣怀，见神尾并非为余款之事。[⑧] 不过，钱恂依旧提出张之洞希望按年偿款，神尾表示由政府出面经公使协议方有可能。3 日，神尾、梶川、宇都宫一同拜见张之洞。神尾一面痛论中国应从根本上改革军制，举统一兵权、算定兵数、确立编制等事项强调其献策若在甲午战后被采用则绝无胶州、旅顺之事，一面表示非地位、名望、经历及胆识兼备如张之洞之人物不能胜任如此大改革。最后，他称按照日本经验，中国成为强国需要三十年，即改革军制、整理内政、刷新外交各十年。张之洞表示赞同，说到尽兴处还意气高昂地称欲亲任师团长训练湖北新军。当神尾表示需次日赴沪履行与盛宣怀之约时，张称已电告盛来鄂共商。神尾对张、盛二人关系存有疑虑，提议先赴沪再同盛一起回鄂。但张态度坚决，而盛表示因铁路之事难以抽身，故神尾暂且留鄂，令滞留上海的汤本等三人到鄂协助。[⑨] 张之洞则立即电告湖南巡抚陈宝箴速派人来商湘、鄂合力练兵。[⑩]6 日，神尾见钱恂，介绍日本将校团教育方法，并说明其将校训练中国军队时仅负责士官和下士官教育的益处。10 日，神尾、梶川、宇都宫往武昌赴张之洞午宴，仅钱恂与织布局总办王秉恩在场。宴上，张之洞提出订购日本焦炭以增产铁

---

①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亥刻到）、《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戌刻到），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9 册《电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7441、7449 页；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青岛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91 页。

② 叶倩莹：《日本顾问与晚清新政》，第 30–31 页。

③ 《梶川重太郎书简》（1898 年 1 月 17 日），《宇都宫太郎关系文书》，日本宪政资料室藏，档案号：书简 235–1。

④ 薛轶群：《1898 年前后日本参谋本部游说张之洞工作再探》，《军事历史》2023 年第 6 期。

⑤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47 页。

⑥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47–2051 页。

⑦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52 页。

⑧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2 辑第 48 册，大象出版社，2014 年，第 222 页。

⑨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53–2057 页。

⑩ 叶倩莹：《日本顾问与晚清新政》，第 35 页。

轨，可见张的对日态度已大有转变，欲开始多种合作。宇都宫携姚锡光一行赴日后，神尾于15日催促盛宣怀来鄂，但盛依旧回复无暇。① 关于盛宣怀的态度，吉辰指出练兵与政治权力紧密相关，在与神尾拟定订军制改革案一事上，盛宣怀与张之洞各有所图。② 神尾注意到了此点，其判断盛无意会商，决定分别处理张、盛二人之事。③23日，神尾向张之洞交付《新建陆军军制刍议（附编制表）》《经费预算表》，并建议采用第二编制。而后，神尾提出还需制定多部章程，请张选择合适要员会办，在择定人员期间，其将赴沪处理盛之事。④

27日，神尾抵沪，访盛宣怀，示以呈张之洞之文件，告知应基于此起草。⑤ 与神尾细酌草案的是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小田切亦有参与。⑥3月3日稿成，盛认为各条甚善，唯应在常备、预备成立后设后备军。9日，神尾交付《拟改军制事宜节略》（下称"《节略》"）、《同编制表说》、《武备学堂章程》、《新练一军所要外国教习详单》、《经费概算表》。盛甚是满意，并说若张之洞问及，请神尾称其稍有病气，可见其回避之意。⑦

完成盛宣怀的委托后，神尾14日到汉口，将交付盛的诸类文件托钱恂转交张之洞。15日，钱恂称借英款之事已定，张之洞建议总署用外债新练陆海军，对日则继续争取按年还款，但未得同意，故希望神尾告知日本政府请与英协商，以要求中国建新军为条件拒绝中国一次性还款，并由日、英分别改革中国陆海军。次日，神尾见张之洞，先谈偿金之事。其以议会反对、俄占旅大后英国亦觊觎吴淞口为由，告知此法难行。而后，张向其了解日本行政、税收及教育制度，神尾则主要论述军制改革。⑧ 当日，张之洞催促陈宝箴，若欲派员游历、讲求兵事，请即来鄂，速行赴沪。⑨ 不过，湖南迟迟没有动静，不仅未派员随宇都宫赴日，⑩ 亦未选人与神尾会商。究其原因，陈宝箴强调"似须奏明"，应是不赞同秘密联交。⑪18日，钱恂告以湖北可用经费大幅缩减，⑫ 故湘、鄂练兵计划只能延宕。次日，《时务报》主笔汪康年来见神尾，神尾提醒报纸言辞不可过激，以免加深北京对南方各督抚之疑惧，妨碍各省练兵。钱恂亦来送别，因不能立即施行计划而感慨流泪。神尾安慰其可先多派学生，静待时机，又交付《将校下士卒教育纲领及方法书》《新军着手顺次及要员表》《各年所要经费概算表》及日本陆军诸学校教科书等。而后，乘船向上海。⑬

抵沪后，神尾见盛宣怀。盛闻湖北情况后，表示此事若无北京政府同意终不能行，故其将上奏皇帝，并力劝亲王及朝中大臣。神尾担心经费不足，善于经营的盛宣怀则已有筹划，提出以保护百姓财产的名义增收地租来充新军之费。之后，神尾交付盛托其起草的《拟聘日本教习年俸详单》，并称日本助力中国乃真心诚意，故费用较欧洲武官大减。盛很满意，赠礼品若干。

---

①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58–2061页。

② 吉辰：《军事改革与权力争夺：戊戌乙亥年间盛宣怀的练兵计划》，《史林》2024年第6期。

③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61页。

④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62–2065页。

⑤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66页。

⑥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645–646页；吉辰：《张之洞与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1895—1907）》，第148–149页。

⑦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66–2068页。

⑧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68–2078页。

⑨ 《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48册，第262页。

⑩ 吉辰：《张之洞与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1895–1907）》，第99–101页。

⑪ 《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77册，第164–165页。

⑫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79页，档案号：支那-参考资料-158。总署以厘金作抵押向英、德借款以偿还日本，湖北税收受到极大冲击。吉辰：《张之洞与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1895—1907）》，第149–150页。

⑬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79–2083页。

26 日，神尾一行返回日本。①

此次访华，神尾敏锐地察觉到张之洞、盛宣怀均欲自任改革的意愿，往返鄂、沪，为二人分别起草了练兵计划，使日本参与中国军事改革的设想形成两套具体方案。而其拟订的计划有何特色，将于下面论述。

二、神尾练兵计划的特点

神尾交付张之洞和盛宣怀的文件中，《节略》和《拟改军制事宜编制表说》最能体现其思路，其他文件则为二者之补充。其练兵计划既基于日本既有军制的特点，也结合了中国形势和张之洞、盛宣怀二人的兴趣，还显露出日本欲深度介入并掌控中国军事事务的战略意图。

（一）着眼于全国的根本变革

《节略》的主要内容为：一、统一军权。新建陆军各营归督办军务处管辖，皇帝统率各军。二、明确职能。废除练勇，创设新军以备边防打仗，刷新绿营以巡辑地方。三、确立新军编制。分常备、预备、后备，战时依次补充，确定晋升条件。四、实行征兵制。按步、骑、炮、工、辎重各兵种要求选拔农民子弟。五、重视教育。规定兵勇、士官、下士教育办法，涵养忠君爱国精神，定期演习。六、注重后勤。统一军械，管理军马，区分服制，官办粮饷，同地驻扎。七、设立学堂。各省设士官学堂和下士学堂，渐次成立军医、经理、兽医、工科学堂等。② 此计划以全国为范围，以军制改革为核心，以国防为目的，以忠君爱国为要义，破旧立新，旨在建立中央集权下指挥、晋升、训练、征召、教育、后勤全面一体的军事体系，即神尾所说“根本上之改革”。

为达成此宏大目标，计划按照各省防御地位与财政情况，建议分期开办：

第一期：禁旅、奉天、直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

第二期：吉林、山东、河南、甘肃、湖南、湖北、浙江、广西、四川、云南。

第三期：黑龙江、山西、陕西、新疆、贵州。③

编练顺序由京畿、沿海向腹地顺次推进。三年为一周期，每年招募各军全额的三分之一，至第三年足额，第四年起每年退役三分之一，新招三分之一，新陈迭代，十年内练成全国之军，与神尾向张之洞表述的中国以十年改革军制的意见相符。

而神尾的练兵计划中，不论是练成首期新军，还是学堂首届学生毕业，均为三年。宇都宫和西村亦称中国可“不三年而御侮称雄”。④ 三年之期，既与日本学制有关，也源于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压力。《中俄密约》签订后，深入中国境内的西伯利亚铁路支线东清铁路于 1898 年初动工，同时，英在缅甸、法在越南的铁路亦将建成，中国将腹背受敌。这令张之洞、盛宣怀等倍感焦急，认为练兵尤以铁路为要，欲赶造粤汉、卢汉、宁沪、宁汉铁路，计划四年必成。神尾指出，铁路利国利民，但兵备不足时将徒为敌所用，在俄国铁路抵海参崴前，尚有转圜余地，故中国练兵一日不可缓。⑤ 由此，三年练兵，四年路成，中国可摆脱被瓜分之运。

---

①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83−2088 页。

② 《军制改革拟议》,《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1966−1990 页。

③ 《军制改革拟议》,《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1990−1992 页。盛宣怀档案（即《节略》最初版本）中第一期与第二期所列省份与小山史料略有不同。盛档中，湖北、湖南被列为第一期，安徽、江西被列为第二期。而小山史料内容是盛档内容的修改版，可推测原计划湖北、湖南为第一期，但或因两省财政问题调整为第二期。《拟改军制事宜》，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案号：SD057764−2。

④ 西村时彦：《联交私议》，西村时彦著、怀德堂纪念会编：《硕园先生遗集》第 1，第 7 页。

⑤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60、2075 页；《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2 辑第 14 册，第 267−27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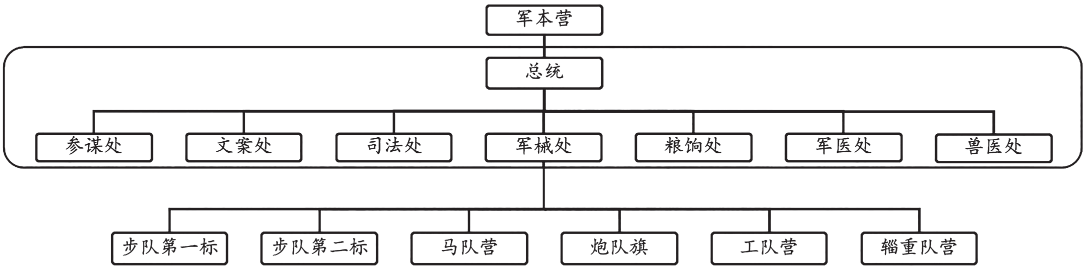
（二）变通于各省的多种方案

神尾最先交付张之洞的是《新建陆军军制刍议（附编制表）》和《经费预算表》，并建议湖北采用第二编制。笔者尚未发现两份文件，但察神尾所作《拟改军制事宜编制表说》内的三种方案及经费概算，可知其大意。笔者整理如表 1 至表 3：

表 1　第一编制

兵种	队数			一哨之兵勇及马匹		一军之官弁兵勇及马匹							
						将校		下士		兵勇		计	
	旗	营	哨	兵勇	马匹	人数	马匹	人数	马匹	人数	马匹	人数	马匹
步队	4	12	48	200		228	32	756		9600		10 584	32
马队		1	3	100	100	18	18	36	36	300	300	354	354
炮队	1		6	150	81	28	28	76	15	900	486	1004	529
工队		1	2	150		10	4	32		300		342	4
辎重队		1	2	150	50	14	14	32	16	300	100	346	130
合计						298	96	932	67	11 400	886	12 630	1049

说明：此外尚有军本营及标本部官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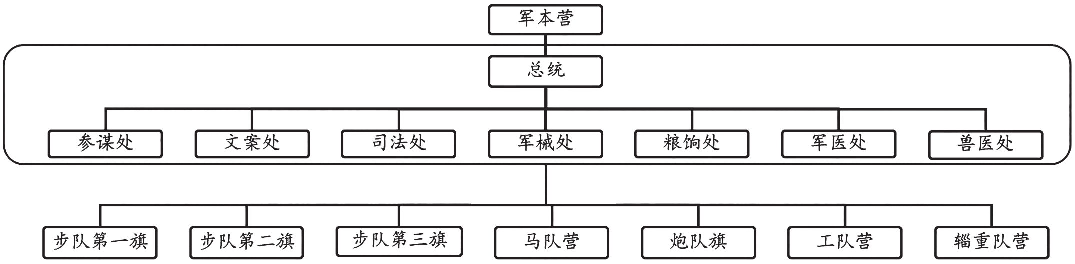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拟改军制编制单说（附新练一军经费概算表）》，《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06页。

表 2　第二编制

兵种	队数			一哨之兵勇及马匹		一军之官弁兵勇及马匹							
						将校		下士		兵勇		计	
	旗	营	哨	兵勇	马匹	人数	马匹	人数	马匹	人数	马匹	人数	马匹
步队	3	9	36	200		171	24	567		7200		7938	24
马队		1	2	125	125	13	13	25	25	250	250	288	288
炮队	1		6	150	81	28	28	76	15	900	486	1004	529
工队		1	2	150		10	4	32		300		342	4
辎重队		1	2	150	50	14	14	32	16	300	100	346	130
合计						236	82	732	56	8950	836	9918	975

说明：此外尚有军本营官弁，其数另开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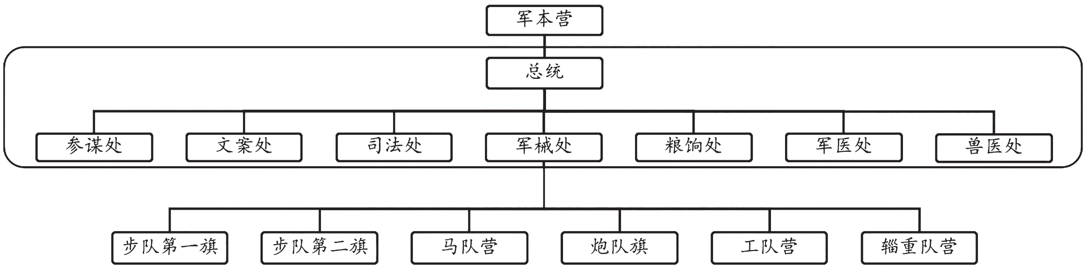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拟改军制编制单说（附新练一军经费概算表）》，《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07页。

表3　第三编制

兵种	队数			一哨之兵勇及马匹		一军之官弁兵勇及马匹							
						将校		下士		兵勇		计	
	旗	营	哨	兵勇	马匹	人数	马匹	人数	马匹	人数	马匹	人数	马匹
步队	2	6	24	200		114		378		4800		5292	
马队		1	2	100	100	13	13	25	25	200	200	238	238
炮队	1		4	150	81	20	20	52	11	600	324	672	355
工队			1	200		5	1	16		200		221	1
辎重队			1	200	60	7	6	17	8	200	60	224	74
合计						157	56	488	44	6000	584	6647	684

说明：此外尚有军本营官弁，其数另开于后。



资料来源：《拟改军制编制单说（附新练一军经费概算表）》，《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08页。

三种编制均以步、骑、炮、工、辎重协同组成以哨为基本战斗单位的营制，步兵为主，其他兵种及马匹配置亦完善。第一编制规模最完整，设军本营、标本部。第二编制仅有军本营，炮、工、辎重队配置与第一编制相同，但步队和马队缩减约两成，突出重武器和军事作业的地位。第三编制规模最小且无工队和辎重队营本部。三种编制各队编法相同，后附《军本营编制》《标本部编制》《步队一旗编制》《马队一营编制》《山炮队一旗编制》《野炮队一旗编制》《工队一营编制》《辎重队一营编制》《军乐队编制》，详列各级军官及兵卒人数、马匹配置，并规定粮饷官、书记、军医、兽医、吹号手等员额。

除创设之初所要枪炮、马匹、战具的购买费，兵营学校新建费，以及聘用外国教习的费用外，第一至三编制每年分别需要约130万两、100万两、70万两。各省可按不同方案变通，如野炮、山炮按照各省地形分用，东三省及直隶、山东、河南、新疆等平地开阔之省多置骑、炮两兵。①

如此看来，神尾向张之洞推荐的第二编制颇有“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意味。整体配置与第一编制相差不多，但费用减少。较难编练的工、炮、辎重一步到位，而易于组建的步、骑兵则缓图之，既能迅速提升军队装备水平，又能兼顾两湖财政和征召兵员的困难。而盛宣怀亦对第二编制感兴趣，表示欲亲自编练其中一军，请神尾协助。② 可见神尾的练兵计划巧妙地抓住了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心思，可谓面面俱到。

（三）契合于张、盛的练兵思想

既然神尾分别为张之洞和盛宣怀拟订了练兵计划，那么二者有何区别？有何联系？这需要结合二人的练兵思想来考量。

神尾最先拿出的是三种编制草案，配置与经费均依据日军章程。③ 钱恂曾专门告知神尾，张之洞要求以最小预算编制新军，④ 故配置完整但经费节省的第二编制打动了张之洞，亦得盛宣怀青睐。

而后便是在沪起草军制改革案，主要成果为《节略》。察其内容，与盛宣怀1896年所上《条陈自强大计折》有诸多关联。该折以练兵、理财、育才为有机联系的三大端，在“练兵”部分强调：一、改募兵为征兵；二、全国按照常备、预备、后备编练十镇，统一各镇营制及各营军械；三、悉去绿营勇营，以其岁饷练常备军30万；四、参酌英、德、法、美、日各国办法厘定章程。⑤ 这些在《节略》中均有体现，前述盛宣怀要求神尾在常备、预备之后添加后备，亦是要与其奏议呼应。⑥ 只不过“参酌各国”变成了“全面师日”，并相应地起草了《新练一军所要外国教习详单》《拟聘日本教习年俸详单》。神尾完成所托即将赴鄂时，盛还特意嘱咐《节略》中“缘起”一节不可示以张之洞。“缘起”中有“今复详考诸国之法，近参日本之制，谨拟改定全国军制事宜，缮立单说，一览可悉，以备圣明采择”之语，⑦ 说明盛筹划单独上奏此案。而《节略》在盛提出营制统一的基础上添加皇帝亲自统率一项，既是日本军制的典型特征，也加大了盛上奏成功的筹码。着眼于全国兵制改革的计划，对盛宣怀来说是实现集铁路、矿务、商务、军务等实权于一身的宝典。

湖北方面，神尾向张之洞上呈了给盛宣怀起草的《节略》（除去“缘起”）、编制表单等，将其熟思的全国军制改革计划和盘托出。此外，还拟订了《将校下士卒教育纲领及方法书》《新军着手顺次及要员表》，可见张之洞关注的是军队教育。教育要旨与纲领强调，有形之武艺操法和无形之智勇天良要两相兼教，兵勇应服从军纪，士官要忠君、爱国、武勇、信义、朴质、正

① 《拟改军制事宜》，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案号：SD057764-2；《拟改军制编制单说（附新练一军经费概算表）》，《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13页。

②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63、2068页。

③ 《新练一军一年间所要经费分单》，《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18页。

④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61-2062页。

⑤ 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第537-540页。

⑥ 《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2066-2067页。

⑦ 《军制改革拟议》，《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1964-1965页。

礼义、重军纪，下士应忠实尽责，什长要与兵勇同食同住。① 授课以武艺、步伐、操演为主，酌情开设泅渡和骑马渡水等，定期行军、野操，每年秋季大操。② 这种重视精神、强调纪律的军队教育，恰好呼应了张之洞的想法。神尾离开后不久，张之洞作《劝学篇》，强调“兵必须学”，教授将士之本务为知忠爱、厉廉耻、尚武功，战术、战略、战器应兼顾等，③ 与神尾所说相契合。

（四）服务于日本的东亚政策

实行如此全方位的改革，自然离不开日本的助力。《节略》第 24 项为“所有新设陆军教习须聘用日本武官”，另有《新练一军所要外国教习详单》，展现出日本欲垄断中国军事事业的野心。鉴于中国当时以德制练兵，神尾在《节略》中特意罗列德国教习的不足，如不专业、轻视亚洲、教法不宜等，并宣扬聘用日本武官的好处，如花费少、风俗同、方便译书和留学、易于中日同盟等。④ 之后，添加“日本军制各法系参酌德国各法而定者也，是以向来德国教习所教各法不必全改也”一句，强调师日的便利。⑤ 所列教习详单中，一军有日本教习 24 名，负责参赞、训练、教学，还教授军医、粮饷、军乐等。⑥ 来华武官除以授课、译书等形式传播日本军事思想外，还可开拓日本对华输出军械的渠道，形成日本干涉中国军事改革的万千触角。

神尾的练兵计划并非其个人意见，背后暗藏参谋本部的意志。在福岛安正的统筹下，神尾提出练兵计划，建议招聘日员，宇都宫推动中方派员考察和选拔学生，一来一去，畅通两国军事要员往来。来华武官贯彻日军意志，而赴日学生则将对日产生天然亲近感，学成回国后身居要位，稳固两国关系。依托神尾的练兵计划，福岛构想留日毕业生应被安置在要地，与各省督抚接近，并由日本驻华武官监督，使二者形成合力。⑦ 神尾归国后不久，参谋本部又派大尉井户川辰三游说四川，宇都宫继续游说福建，接替神尾的青木宣纯不断推进派遣武官和接收学生的工作，诸般行动环环相扣。长期在华的日本谍报人员根津一表示，自此以后，中日两国军事、政治、经济上将密不可分。⑧ 所以，练兵计划为表，人员军械往来为里，日本欲垄断在华的各种话语权。

另外，此计划为日本对外策略的一环。因日本尚无实力与俄开战，故暂默许俄占旅大，并加紧对俄备战。中国师日练兵，则日本对中国军事情报了如指掌，实务上密切关联，既消除了中国军队对日本的威胁，也为中日联合作战提供了可能。之后，小山秋作明确指出日本协助中国军制改革的深层用意：“必须使中国仿照我国进行军制改革，为其整备训练的目标是，一旦有

---

① 《教育军队要旨》《教育士官纲领》《教育下士纲领》《教育什长纲领》，《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89–2090、2102–2103、2115–2117 页。

② 《教育军队次序》，《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96–2099 页。后附有教育军队次序之第一至第五表、各期应学科目清单等。各队一年之训练分为四至六期不等，循序渐进。《明治三十五年一月武备学堂（军关系）缀》，第 1602–1607 页，档案号：支那 – 参考资料 –170。

③ 张之洞、何启、胡礼垣撰，冯天瑜、肖川评注：《劝学篇 · 劝学篇书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85–189 页。

④ 《军制改革拟议》，《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1993–1997 页。

⑤ 《节略内应添改各节》，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案号：SD017318–1。

⑥ 《新练一军所要教习详单》，《明治三十五年一月武备学堂（军关系）缀》，第 1598–1601 页。

⑦ 《2. 在英公使へ通报 分割 2 / 分割 3》，《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 / 陆军学生之部 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案号：B12081617300；福岛安正：《闽浙总督许应骙》，日本宪政资料室藏，档案号：福岛安正文书 –60。

⑧ 根津一：《清国教育谈》，《教育时论》1901 年 10 月 25 日。

事，则可归于我之指挥，协同作战。”[①] 不久，英国政客贝思福也提出协助中国练兵，日本借机提议由英国编练中国海军，日本编练中国陆军，向英国示以结盟之意，并顺势要求英国同意日本代华练兵。[②] 那么，稳住俄国、联合英国、侵占朝鲜继而待实力增强后重构东亚格局的关键就在于争取中国。因此，不仅是参谋本部，日本外务省和亚洲主义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所谓军制改革是一个突破口，主要目的是建立稳固的中日关系，而其背后是日本一步步构筑其东亚霸权的尝试。

三、练兵计划对张之洞、盛宣怀的意义

张之洞、盛宣怀收到神尾的练兵计划后，均予以充分的重视。不过，因二人政治理念和所处境遇有所差别，且两套计划各有针对，故在二人处走向了不同的命运。

（一）对盛宣怀：编练全国之兵，争取更多政治权力

神尾离开后，盛宣怀便着手上奏其宏伟的练兵计划。先是小田切对内容润色，后是郑孝胥缮就表单，接着盛宣怀亲自打听朝中动向，最终于 1898 年 8 月 22 日觐见，27 日请训并递交练兵说帖，附呈神尾代拟节略一扣、编兵制表一册。[③]

说帖内容与《节略》多有关联。前言脱胎于《节略》之“缘起”，强调俄、法、英在华修建铁路的危害并论及新建战兵的紧迫性。章程共 22 条，前两条“军权宜操自中枢”“军制宜通筹划一”对应《节略》统一军权、明确职能的内容。“教习宜参用东人”部分沿袭神尾所提聘请日本武官的益处，“战兵宜聚不宜散”亦出自《节略》。而核心部分为分年编练、分省编制，已修建铁路的省份先期开办，便于征调。首期编练 12 万人：

直隶、江南：各 2.4 万人

禁旅、奉天、广东：各 1.2 万人

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浙江、山东：各 0.6 万人

而后其余省份推广。各省参照神尾所拟三种编制变通执行，如直隶、江南按第一编制各练两分军，奉天、广东按第二编制练一镇军。[④] 编练次序与《节略》不同，应是结合各省铁路、财政情况调整而成。而神尾计划中未设定全国军队规模，说帖则明确最终目标为 20 万人，这出自盛宣怀自身的意见。甲午战争尚未结束时，盛宣怀便提议练 10 万新军以抵御日寇，之后在《条陈自强大计折》中主张练 30 万常备军。[⑤] 此时调整为 20 万，或是考虑到经费困难和全面改革的阻力。无论如何，盛宣怀的练兵计划始终是从编练全国军队出发的。

说帖中也有《节略》未涉及的内容，尤其是筹饷。若先编练 12 万，每年需银 1080 万两，

---

① 小山秋作：《清国军事ノ改革ニ付テ我ガ与フ可キ助力ニ关スル私见》，《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205 页。

②《清国兵制改革一件（清国ニ于テ帝国武官招聘ニ关スル件）第一卷 分割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下同），档案号：B07090025500。

③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665-666 页；吉辰：《张之洞与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1895-1907）》，第 148、151-155 页。

④ 闵斗基：《与戊戌变法有关之新史料：盛宣怀戊戌七月所呈“练兵说帖”》，李章雨译，《大陆杂志》第 10 卷第 12 期，1970 年。

⑤ 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第 477-480、537-538 页。

且初期购买军械马匹以及军营学堂的建设费用不含在内。盛宣怀曾有意增收地租，但因先代遗训难以改制，故此次上奏的方案是施行“进项捐”，仿欧美、日本酌办。同时，说帖提出培养海军人才、破格用人、翻译各国练兵章程、各省造报饷项兵数等，还建议学习美国挑选民兵。①

如此，盛宣怀上呈的说帖既有练兵计划，也有筹饷方案，可谓完备。虽然后附神尾的军制改革案，但又融合了美、德等国制度，意在扫除中枢对仅联一国的戒心。不过，戊戌政变使得计划落空。执着的盛宣怀并未放弃，1899 年入京召对时又向慈禧和光绪帝提出新练精兵 20 万并挑选民兵的想法，后奏陈《遵旨具陈练兵筹饷商务各事宜折》，其中“练兵八条”主张酌裁绿营练勇、统一军制器械、建立练将总学堂、选派学生赴日习军事，同时筹款两千万，可见其推进练兵计划的决心。②

长期以来，盛宣怀坚定地视练兵为自强的重要途径，不断上达中枢。神尾的军制改革案使得其练兵思想发展为科学完整的体系，与之商务、育才理念形成相互支撑的有机体。对于独揽轮船、银行、铁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权的盛宣怀来说，涉足军权乃如虎添翼。因此，神尾的练兵计划，是其争取更大政治权力的手段。

（二）对张之洞：展开与日联交，制衡各国在华势力

湖北当时仿德制练兵，因胶州湾事件而受阻。日本则以费省、路近、风俗同等游说，张之洞便欲合湘、鄂之力延日本教习，各练四五千军队，先练一军。③ 而神尾所倡第二编制的规模和经费恰好符合此设想，故张极力赞成。不过，其认为“全废练勇”阻力极大，应一边编练新军，一边保留旧制，而不以现有练勇补充新军，使其自然裁撤，实现平稳过渡。④ 如此，便需更多经费。然而，湖北盐厘划归海关征收，又认购大额昭信股票，经费拮据，故军制改革只能搁置。⑤

1898 年 8 月，钱恂上京，向张之洞提议“神尾章程可删润上闻，下鄂议”。⑥ 可知其计划经中枢同意后，借全国军事改革之机开启湖北军制改革。不过，张之洞倾向于不上奏而自办，而盛宣怀已提前上奏，钱恂又察觉到北京的政治空气不妙，于是“默避”。⑦ 张之洞在此期间还曾试图招聘神尾到鄂，也因政变而放弃。⑧

但张之洞对神尾练兵计划的考量也不全是从练兵出发的。其一，在俄、德侵占旅大和胶州后，张之洞和刘坤一等最在意长江流域的防守，故欲以商务手段“联英倭”。而后英、俄逼中国借款，张之洞认为英国觊觎长江，才极力争取缓还日款而抵制英款。而神尾此时来华，自然为

---

① 闵斗基：《与戊戌变法有关之新史料：盛宣怀戊戌七月所呈“练兵说帖”》，李章雨译，《大陆杂志》第 10 卷第 12 期，1970 年。

② 盛宣怀：《遵旨具陈练兵筹饷商务各事宜折》，《愚斋存稿》卷 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13 辑，文海出版社，第 118–121 页。

③《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2 辑第 14 册，第 250–251 页。

④《清国军制改革案起草ノ为メ渡航复命书》，《小山史料 明治三十年—三十二年支那军政改革关系缀》，第 2070 页。

⑤《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2 辑第 48 册，第 269 页。

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2 辑第 14 册，第 601–603 页。

⑦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第 202–205 页。

⑧《清国兵制改革一件（清国ニ于テ帝国武官招聘ニ关スル件）第一卷 分割 1》，档案号：B07090025500；《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2 辑第 33 册，第 119–120 页。

其与日本交涉提供了一个渠道。[①] 其二，当时湖北所聘德国教习与中方提调屡争事权，纠纷不断。[②] 为遏制各国对中国军队的干涉，引入日本教习似是良法。之后“各国争荐洋员练兵”，张之洞又表示日本教习不管兵，可平衡与德国教习的势力，待英将来议练兵，“亦可借作比例，少减其权”。[③] 因此，他其实是欲借机牵制各国在华势力。其三，湖北练兵事业虽受财政和政局影响而历经波折，但以神尾游说为契机，打开了地方督抚与日本军方及外务省直接沟通合作的渠道。在神尾、小田切等人的游说下，张之洞对日交往逐渐频繁，不仅与日本政要如伊藤博文、近卫笃麿、松平康国、清浦奎吾、福岛安正等渐次交往，还以对日联交为条件，在沙市事件中要求日本不要过度索求，在戊戌政变后要求日本驱逐康、梁。[④] 之后，派遣学生、招聘顾问渐成常态，向日借款、购买武器、由日代印钞票、对日招商等亦大幅推进。[⑤] 到新政期间，张之洞在湖北建立了中高等军事学堂体系，课程和训练多参照日本，其《湖北营制饷章》更是日本军制和德国军制的变通。[⑥] 至此，神尾的湖北练兵计划可谓基本落地。

四、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新见史料，重审甲午战后中日联交的开端，可以看出神尾光臣对华游说的轨迹为：其转任回国途中历访清廷内外大员，并以军制改革打动了张之洞和盛宣怀。次年初再次来华，往返鄂、沪，抓住张、盛对军制改革的不同关注点，分别为二人拟订了练兵计划。该计划着眼于中国全国军制变革，提供了供各省变通的三套方案，顺应了张之洞与日联交的想法和盛宣怀欲揽兵权的目标，服务于日本在东亚扩张势力的政策。而其中聘用日本武官、购买日本军械、采用日式军制等，暴露出日本欲垄断中国军事事业的野心。之后，盛宣怀以此为基础上呈说帖，变通奏陈，试图编练 20 万新军。张之洞则因湖北财政支绌，虽未能及时按照神尾的改革案建成湘、鄂新军，却开启了督抚直接与日联交的局面。张之洞也借日本力量，维持长江兵权，制衡俄、德、英等国的在华势力。

在俄、德、法等列强给东亚带来危机时，神尾来华展现出日本欲改善对华关系的姿态，中国高层对日感情出现松动。比起空洞的说辞，形成具文的练兵计划更显诚意。而从晚清军制改革的趋势来看，神尾的计划亦符合西法练兵的潮流。自此，随着清廷加快改革步伐和日人更密集的对华工作，两国邦交出现根本性变化，东亚格局也随之变动。

References

Ji Chen. *Zhang Zhidong yu jiawuzhanhou de zhongri guanxi 1895–1907*(Zhang Zhidong and the Sino-

---

① 《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2 辑第 3 册，第 374–376 页。

② 戴海滨：《张之洞与德国军事教习》，《近代中国》第 21 辑，2011 年，第 326–357 页。

③ 《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2 辑第 15 册，第 183–186 页。

④ 《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2 辑第 14 册，第 427–438 页；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历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

⑤ 叶倩莹：《日本顾问与晚清新政》，第 37 页；吉辰：《译员 · 教习 · 幕僚：张之洞督鄂时期所聘日本军人再考》，《暨南史学》2023 年第 1 期；吉辰：《张之洞与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1895—1907）》，第 319–320 页。

⑥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11–226 页。

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5–1907).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9.

Ji Chen."Jiaozhouwan shijian hou zhongri guanxi de zhuanbian"(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the Jiaozhou Bay Incident: A discussion on the diversity of Japan's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Zhengzhi daxue lishi xuebao*(Chengchi University Historical Journal)54(2020).

Ye Qianying. *Riben guwen yu qingmo xinzheng*(Japanese advisors and the late Qing Reform).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15.

Dai Haibin. "Zhangzhidong yu deguo junshi jiaoxi"(Zhang Zhidong and German military instructors).*Jindai zhongguo*(Modern China)21(2011).

The Genesis of the Military Training Plan Drafted by Kamiya Mitsuomi, Zhang Zhidong and Sheng Xuanhuai circa 1898

ZHANG Xi（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cissyzhangxi@126.com）

Abstract: In late 1897, Kamiya Mitsuomi, the military attaché at the Japanese Legation in China, took advantage of his reassignment back to Japan to visit high-ranking Chinese officials. He impressed the Governor-General of Huguang, Zhang Zhidong, and the Minister of Railways, Sheng Xuanhuai, with his ideas on military reform. In early 1898, he traveled between Hubei and Shanghai again, drafting military training plans for both Zhang and Sheng. This plan focused on nationwide military reform in China, providing three adaptable schemes for various provinces. It catered to Zhang Zhidong's desire to forge closer ties with Japan and counterbalance the influence of other foreign powers in China, and Sheng Xuanhuai's ambition to organize a national army and seize military power. It also revealed Japan's ambition to monopolize China's military affairs and control the East Asian geopolitical landscape. Although the plan was not implemented in a timely manner, it laid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 resumption of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Keywords: Kamio Mitsuomi, Zhang Zhidong, Sheng Xuanhuai, training by the western way, 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